

新民主主義

革命對象之二

—— 關於CC和蔣 ——

魯迅著 華北書局印

MG
K827
29
1.



3 1797 7456 1

解剖 C C 豪門資本

二陳的金融事業

△二陳家世▽

浙江湖州的吳興，出了一位陳英士，又名其美，此人在民元革命時任滬上海都督，蔣介石氏初出茅廬，即任其團長，結下一段因緣。陳英士，據日本人長野留說：「中國之大財閥與大實業家，大抵都是官僚，如浙江財閥之首腦陳其美，廣東財閥之中心人物唐紹儀，以及黎元洪，張謇等，便是其顯著的一例。」陳英士有二位兄弟，一名陳其業，字勤士，生於一八七〇年，他生下二個兒子，一是陳果夫，生於公元一八八九年，名祖壽，一是陳立夫，生於一八九〇年，名祖燕。陳其業還有一位兄弟叫陳其采，字雷士，一八七九年生，陳其業在家裏是做絲業和當舖的，陳果夫在當舖裏當過掌櫃。陳其采，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故曾歷任軍政府廳長，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委員，浙江財政委員會主委，江蘇絲委會主席，上海關監督，浙江財政廳長，國府主計長，現任國府委員。此人性格比較明朗，官場亦亨。乃兄其業，十年來不放棄湖州小範圍的經濟基礎，只出任過浙江省商聯會主席，浙江地方銀行行長，國民參政員，據說是不大作聲的深沉人物。陳果夫，作風上近似乃父，深沉寡言，多思善慮，因有肺病，閉口不談政治，常論衛生醫政，然而操縱政治。陳立夫，好演講，左右開弓，鋒芒畢露。曾留學美國學過躉治，兩兄弟均在南昌蔣委員長行營發跡，因剿共戰事，蔣痛感組織人材之缺乏，因此兩

陳有誠社之組織，又有 C C (Central Club) 中央俱樂部之組織，以此控制黨部。黨部即戰鬥化，特工化，以控馭各方。陳果夫歷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國府委員兼監察院副院長，江蘇省主席，中央黨務委員，侍從室第二處長（人事處）等要職。陳立夫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機要科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教育部部長，中央常務委員，著有唯生論。

陳氏兄弟，實以陳果夫爲中心。在戰前因爲蔣有培養嫡系，自成體系之必要，陳遂滲合國外法西理論與中國所謂禮教道統，而成立所謂民生哲學——唯生論，但其主要作用，却是利用黨部聯繫不得志而熱中仕途的智識份子，以革命爲詞，擴充地盤。京滬江浙的黨部首先入其掌握，不久以後，行政上亦已插足，終成爲衆所周知的 C C 勢力，與黃埔系，成爲蔣之嫡系。蔣與孔宋何白抗衡。抗戰開始，小組織一律解散，二陳控制了黨部，中央調統局，和教育交通等部，一度打入三青團，卒爲黃浦系所迫而退却。乃退而聯合陳布雷，控制侍從室，人事處由陳果夫任處長，總管黨政軍人事，大放省縣級行政幹部。並以中央政治學校爲其培養幹部之處所，後方文化教育亦統由 C C 掌握，點滴不漏。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有「革新運動座談會」之成立，爲其公開喉舌，同時除了軍隊外，其力量已普遍掌握黨，文化教育機構，部份省政機構，自治建設財政經濟力量，尤爲其中心工作。

豪門資本各系中，陳氏最後進，然而我們看其進展之速，狠，遠過政學系與孔宋，其排他性鬥爭性，尤其濃厚。正因此，抗戰以前，他們的資本本只有一點萌芽，沒有成形。抗戰期間初露鋒芒，抗戰後期乃奠基礎，但在勝利以來的兩年間，却飛黃騰達，令人側目而視。尤其是三十六年度，他們簡直是一出三峽，直瀉千里。

對於這樣一個新興集團，我們嘗試客觀的去了解它。但因為本港搜集資料不便，我們只能儘可能的勾出一點輪廓來，以供讀者研究參考。

雛型——江蘇省農民銀行

官僚資本循金融資本主義規律，由銀行而商業，工業，CC並不例外。

二陳之有經濟事業，始自江蘇農行，民十五年，孫傳芳督辦時起征的二角畝捐，北伐軍來時便接收了，在何應欽電令（十六年五月）下，十七年葉楚滄籌備開始，以畝捐作資本。當時亦為南京取得財源之一。資本初為二百二十萬元，民二十四年增至四百萬元，陳果夫主蘇時，趙棣華任財政廳長，兼總蘇農，其業務更見發達。該行董事為趙棣華、浦拯東、顧翊羣、陳光甫。趙棣華任四年（二十二年——二十六年）的江蘇農民銀行總經理職，中下級幹部完全密佈故現在雖然並事長為江蘇省主席王懋功，總經理為財政廳長黃轍，實際職權，仍操於CC之手。該行實為CC官僚資本的發源地，亦為中國農民銀行之雛形。趙棣華生於一八九一年，浙人，留學美國西北大學，曾任中央黨部會計主任，隨陳果夫轉任蘇省財政廳長，抗戰後任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後打入交通銀行。渠實為CC官僚資本的元勳。

蘇農範圍較小，故自CC託顧而出以後，就不受注意。但其業務並不小，計有業務，儲蓄，信託三部，並有分支行二十六處，職員一千多人，較戰前的分支行七十八處，倉庫三百餘所，稍見遜色，但在江南一帶其影響仍大。

核心——中國農民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則為CC今日官僚資本的核心。

說到中國農民銀行來，我們知道它的前身是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而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又是由皖豫鄂三省剿「匪」司令部之農村金融救濟處所脫變而來的。農村金融救濟處的資本據說是三省禁烟時鴉片公賣所得的一筆資金，當時蔣總司令爲什麼要設立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呢？這當然不是要發展什麼農村經濟或農村救濟，而主要的目的是籌劃剿「匪」軍費，因爲這時法幣政策尚未實行，中國交通兩銀行亦仍在江浙財閥之手，未爲蔣所完全控制，中央銀行實力薄弱，蔣於是決定設立四省農民銀行，而農民銀行的第一件事便是發行鈔票。所以四省農民銀行的設立是與蔣個人結不解之緣的，這是蔣的剿匪銀行，也是蔣個人的外庫。農行發行的鈔票既無準備金，亦從不公開檢查報告。二十四年冬英國李滋羅斯爵士奉聘來華，着手實行幣制改革，各銀行均提供發行準備報告（內分「鈔票發行額」、「保證準備額」、「現金準備額」），「現金準備比例」等項）以作弊制改革之準備，獨有中國農民銀行沒有報告，當財政部向農行要求此項發鈔檢查數字時，蔣介石勃然變色地說：「我連這點自由都沒有嗎？」這話就是說：「中國農民銀行應該有自由發行鈔票之權，不受準備金的約束，這正是『家天下』作風的典型表現。李滋羅斯見蔣氏如此表示，自然不好說什麼了，故在法幣令頒佈時，明令規定爲法幣的，僅有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發行之鈔券，而並不列中國農民銀行，到後來，才糊裏糊塗把中農也算進去了！農行一直到現在與蔣個人的關係還特別密切（蔣自己兼任過中農的董事長）例如蔣經國做贛南行政專員時，蔣太子可以向農行無限制的透支款項，因爲這是他爸爸銀行的。至於中農與CC的關係，也由這種關係而來的，因爲二陳是蔣最親信的家臣。但CC正式控制農行，却是三十三年之事。四省農行最初由郭外峯任總經理，總行設漢口，於南昌蕪湖設分

支行。二十四年由徐繼莊（徐青甫之子，徐爲蔣之老師）接近CC者繼任總經理，更名中農，分支行激增，計分行二十三處，支行十五處，辦事處，分理處八十五處。二十六年由葉琢堂任總經理，葉爲買辦，中農奠基實由於他。二十九年顧翊羣氏任總經理，增設信託部。三十四年CC開始攫奪，顧引退，由CC的大將葉琢堂女婿李叔明出任，李叔明是江蘇吳縣人，現年四十九歲，曾留學義大利，習藝術，回國初任中央儲蓄會經理，繼任杭州電廠總經理，中華書局總經理，及保安實業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的爭奪，尤甚於總經理，先是孔任董事長，其後蔣自任中農董事長，以便出任四聯總處主席，後又由孔擔任，三十三年陳果夫打進董事會任董事，三十四年春，陳果夫便從老孔手裏搶判董事長，現任的常務董事爲吳鐵城，陳其采，陳布雷，張厲生，李叔明，吳任滄，董事張羣、狄膺，周守良，徐青甫，蕭鐸等，監察爲錢天鶴，文羣，賈士毅，徐恩曾，李其鴻。CC之全部掌握中農是勝利以前的事，勝利以後，發展更神速了。

資本額原爲六千萬。三十六年四月爲止其分支行處二百八十處，包括縣合作金庫，農貸通訊處，農業倉庫在內，共有七百五十單位，從業員爲四千六百八十餘人。（三十六年四月底止）。重要負責人爲協理程遠帆（由財部地方財政司調任），薛迪靖（原任業務處長），趙葆荃（原任農林部農業金融司長）。

其業務中心，計有農業貸款，土地金融（農地改良，農地分配等貸款），普通銀行業務，以及交辦事項如綏靖區小本貸款等。農業貸款又分普通與特別兩種，普通爲生產，加工，改良種子，耕牛，運銷，副業，特種爲茶葉蠶絲。

農民銀行在戰時，即特別注重信託部的經營，因為如果認真去做利息兩分的農貸，勢將虧累，不如從事農產運銷——做生意。三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參政會上曾有人提出質詢：「中國農民銀行違反本身事業，貸放大宗商業款項，影響市面。」「中國農民銀行運鹽售油囤糧，有營私舞弊之嫌疑。」傳說在內江一帶，假農業運銷之名囤積囤油囤米，大做生意，農貸是農民銀行三十一年以後歸他獨佔的業務，多在春荒貸出，秋收收回，同時資金多半貸與有體面的紳士，由他們轉貸，李叔明承認：「如何使農貸直達農民一節，困難甚多，一、地方合作社組織不健全，二、政治未上軌道。」

抗戰勝利以後，宋子文氣餒萬丈，農民銀行要發展，便首先要向中央，中國爭生存。三十五年十一月陳果夫在該行行務會議上說：「我們國家銀行，除軍政存款外，實無法吸收其他存款。各國銀行都是如此，也不獨本行為然。但自本日起我們面臨着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政府規定所有軍政存款以後都要存在中央銀行國庫局，不能再作我們的大存戶了。這不啻堵住了銀行存款的來源。」協理吳任澹也稱：「所謂頭寸問題，就是存款準備金與匯兌基金問題，我們農行的軍政存款要佔百分之七十，多為整軍款項，且流通性大。以後各機關不來存款了，應如何補救？」因此該行會提出「向央行力爭轉抵押轉押匯，洽商透支一千億元。」

結果，央行並沒有嚴格實行國庫制度，而C C 既有黨的機構和部份行政機構在手，自然不愁沒有來源。而且經過政治的壓力，農行還爭得高於中國交通之特權，陳果夫說：「蔣主席在四聯理事會嘉獎農行，而且三中全会通過改革方案，特重農業金融，四聯三四〇次理事會，更通過鉅額農貸。」央行成爲農行的印鈔所，農行可以予取予求的膨脹信用，到三十六年四月爲

止，已貸出一千餘億元。在四月一日該行十四週年紀念會上，公開宣佈本年農貸要達一萬億元，而且要向東北台灣發展。

到三十六年六月底止，中農的貸款已達五千一百四十餘億，其統計如下：

歷年農貸結餘表

年份	貸款餘額（單位元）
二十二二年	三〇，八二〇
二十三三年	一，〇一二，六〇〇
二十四四年	四，一七一，八九一
二十五五年	一一，七九二，三八五
二十六六年	一九，六〇四，二三三
二十七七年	四七，九二二，一〇〇
二十八八年	六四，四七二，八二七
二十九九年	九六，七四一，三二〇
三十十年	二二〇，三七九，九六七
三十一一年	六八二，八〇四，五一二
三十二二年	一，五二七，四七四，五〇四
三十三三年	二，七一一，五三三，六七一
三十四四年	五，一二五，五六五，五七八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六月）
各種貸款額分類表（三十六年六月底止）

種類
貸款餘額（單位元）

生產	四九，五二八，三一七，〇〇〇
水利	五一四，二九八，六四八，九八三
推廣	二九，〇七一，三七四，九九五
運銷	一七，四二五，二五八，四一三
副業	八，四九九，四一四，四一七
小本	二一四，八九一，一〇六，九九二
緊急	一八，八七二，六一七，三〇六
投資	三，六九一，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三，四八三，六五九，八四八
另特種農產品貸款	六五四，四一二，二一四
總計	二〇六，五八八，八四三，七九〇
	三〇七，七〇九，八二一，九九三
	五一四，二九八，六六四，九八三

由以上的統計，可知農行在三十四，五年膨脹之速，去年貸款增加十倍。今年又比去年至少增二十倍。而且東北也已滲入，放了十億六千萬流通券的貸款。

掌握出口與爭取外匯

農民銀行業務發展中，還有二個值得注意的動向：

第一，是與美資合作，並掌握聯總物資，這是一宗利益優厚的生意。三十四年十一月該行五屆行務會議決議：「與國外著名農用品公司密切聯繫，洽訂優惠合約，採購適合國情的化學肥料抽水機及改善農具，分轉實物貸放」，同時又通過「謀加強與行總聯繫」。

這條路走得很好。李叔明三十六年二月初赴美，洽商農業技術合作，三月中旬返滬，據說：「肥料一項將自行設廠製造，由侯德榜博士設計大規模肥田粉廠，配合中美農業合作之實施至所需資金，一部將由美方貸助。」

同時，聯總撥肥料與農行撥放，硫酸銨，過磷酸鈣，硝酸銨。其總額據農行宣佈計為八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噸，實物貸放為五萬一千噸，免費發放三萬五千噸，另二千七百七十一噸供調劑，已運抵各省者為五萬五千七百噸，其中實物貸放三萬五千噸，免費發放二萬四千噸。

中美農業合作，不外乎「農業中國，工業美國」的實現。李叔明的買辦手法，不次於其泰山葉琢堂。

第二，是掌握出口物資，爭取外匯，李叔明說：「三十六年起要想方法把棉花糧食大豆桐油絲茶等項大宗農產品，要在今年掌握住。」又說「今復本行農貸業務，全力扶助生產，如糧食，棉花，菸葉，均分別貸款，大量生產，以減少進口。桐油，生絲，茶葉，豬鬃等出口物資，亦盡力予以貸款，以期多換外匯。」這就是所謂中美農業合作的重點主義的大重點。故三十六年度上半年該行貸出棉貸一千三百六十六億，蠶絲貸三千四百六十億，菸葉貸六十四億，茶貸一百六十億，另漁貸九億。

△典當業務▽

此外，農行還可注意到一個動向，即是深入的做高利貸——典當。陳果夫說：「合作事業交給合作金庫後，農行對農民做什麼工作呢？我想要做典當。」並且要辦倉庫。「我們農行必須要有倉庫，倉庫必須普遍，將來我們設立大的倉庫，一定可以賺錢很多，典當如能與倉庫合辦，不怕開支大，一定雙方都得益。從前典當附設抵押糧食等倉庫，今後應由抵押糧食及大量生產品之倉庫附設典當。」（三十五年十一月）

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農行開典當座談會，陳果夫提出了家傳哲學：「典當之設立，原為打擊高利貸之猖獗，以前經營典當者，多為公正士紳，故經營典當被認為正當事業。」「昔官吏告老返鄉，聞有批准純營典當之說。因典當係公認為一項有益鄉里之事業。目前典當發生剝削現象，因為其資金來源不濟其營業。」這是典當哲學。又云：「本席主江蘇省農政時代，曾計議接濟典當資金，並限制典當利率，不得任意提高」趙棟華更說：「江蘇省農民銀行戰前曾試行典當業務，時在民二十三，二十四年在江南丹陽，押品以錫品之類較多，雜貨次之，押衣者甚少。江北淮陰二十三年冬季，抵押農具，以鋤頭一項為最多，當時每枝押款平均二元，計押二萬餘元，期滿農民俱由四鄉來取贖，最後僅剩九十餘枝。二十四年以糧食佔多數。」原來都是典當老手。結果決定：「中農自行選擇示範典當，已設農倉或簡易農倉之地，可由倉方兼辦典當業務，各地典當可申請農行約為「特約典當」，貸與款項，中農派員督導。」「資金：公典基金應請地方政府籌四成，中央政府撥六成。私典營運資金，由中央中農兩行洽數，於中農行透支辦理。各地典當資金，存於農行。央行要辦典當之轉抵押，即為轉典當。」這計劃是統一

並統制全國民間高利貸——典當，使爲農行的外圍，形成典當網。

△糧食庫券▽

農民銀行如果按三民主義的宗旨，應該協助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這就是所謂土地金融的部份。農民銀行也有過這個辦法，即綏靖區土地債券，該項債券票面分五斗，一石數種，計一千三百萬石，他的辦法，是凡蘇北被分過田的地主，均可以失田購買公債，換取土地債券。這用意，一則在補償地主損失，二則中農可以控制綏靖區土地。這種方案，陳果夫氏熱中已久。他說：「民二十二年我曾建議發行兌換糧食的鈔券，總裁看到這個辦法很好，會拍電召我研究，並說需要買糧食作準備金。這個辦法，農行還是可做，此次總裁在廬山召見我，又提到糧食庫券，此次我們到綏靖區工作時發行土地債券，便以糧食爲計算單位，即本此意。」中農既有完全控制農村經濟的雄心，自然有掌握糧食的打算。這一糧食庫券，不外乎藉此掌握糧食，農行與糧食部合作，開始建立穀倉，如在江，錫，蕪湖，濱湖區，並擬於分支行所在地一律建立現代化農業倉庫。

△中農投資的機構▽

中農投資的公司，有如下子機構：

中國農業保險公司：經理葉惠石，協理爲朱潤生，農行協理調任，這個機構直屬農民銀行。

中國糧食公司，爲陳興孔合辦。下又設河口碾米廠，以及各地分公司。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會獲聯總運華救濟物資中的改良農具器材，約六萬噸，值一千萬美元。

，以此設立其上海總廠，並擬在瀋陽、天津、鄭州、河口、廣州、柳州等地設分廠，分廠由四行、行總，及當地人士投資，資金四行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總廠則供應機械。資本額為二十五億，由農林部、農行、中交信、新中工程公司、貴州企業公司，行總等機構投資。總經理為支秉淵，上海廠有千餘工人。

華西墾殖公司，亦為陳所經營。

中農直接投資的尚有農業企業公司，肥料公司，農具公司，中國林木公司，與各省府合作者有新疆林墾公司，廣西水利墾殖公司，浙江林墾公司，福建林墾公司。

三十六年九月又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中國農業供銷公司，由李叔明任董事長，洪賚成爲總經理。顧貞祥，舒兆相兩人爲協理，資本額爲二十億，其業務爲：（一）供給方面：種苗，肥料，農具，機械。（二）運銷方面：棉花，煙葉，桐油，雜糧。現在正以二千億之數，收購陝棉，並設軋花廠及烟葉復烤廠，桐油加工廠，現在已設鄭州，河口，西安三個分公司。其可能動用資金甚巨，如秋棉一千萬擔，即達十五萬億，化肥一百萬噸，需二萬五千億。四辦總處七月間會議對此壟斷烟棉的組織，不表贊同，但經中農單獨投資，仍於九月開業。

中國農民銀行經陳果夫三十四年就任董事長以來，進展確是驚人。陳自己並不像孔虛領空銜，他是劍及履及的設計業務，督促履行。李叔明以藝術家外貌，悶聲不響，爲CC奠立根基，中華書局任內如此，農行任內亦復如此。今後中國農行的發展誠如李氏所說：「本行前途，比中交兩行還大，因農事包括加工運銷，農田水利，森林土地等項，本行前途實未可限量」。李叔明在宋子文炙手可熱之際，竟敢面爭權利說：「我們中國農民銀行的經理，並不在中國銀

行之下，凡中行經理可爲之事，農行經理亦可優爲。」其魄力可想而見。

△農行收購國棉▽

在央行抽緊銀根聲中，最近忽有政府指撥專款三千億元，給中國農民銀行收購國棉之舉，這是CC又一重大的勝利。因所謂「收購」，是當今最賺錢的買賣，農行一方面可以低價向棉農強迫收買，另一方面則以高價賣給廠商，這真是一本萬利的買賣，何況收購的資金還不必由農行自己出，而由政府撥給，即由中央銀行這一「發鈔供應所」無代價地供給。這件事甚至引起了上海市商會及上海棉花商業公會的劇烈反對，該會特電行政院，全國經委會，經濟部，四聯總處，紡調會反對，電文說：

「查民生問題，首重曰衣。我國衣被原料，向以棉花爲主。在此國產原棉不足自給之今日，政府對於棉商自應盡力督導，而輔助之，使其加強向產區收購，以期所產原棉，儘量運供廠需，乃不此之圖，反指撥專款數千億元，交由中國農民銀行另組機構，收購原棉，此乃政府忽視棉商原有人力財力，而以夙非經營棉業之國家銀行，付以收購鉅額棉花之責。竊維國家銀行不能兼營商業而非經營本業之商人不得購儲大量貨物，均爲法令所昭示。今政府指撥專款，委託農民銀行收購原棉之舉，顯有與民爭利之嫌。其後果將引起數百千萬棉業從業人員之失業，及其原有資金不獲正當出路。勢將轉趨於投機囤積之一途，自不待言。夫以國棉產區散佈十數省，遠達數千里，向皆賴我棉業從業人員，不避艱險，源源運濟，廠方不需自籌資金，自組機構，而所需原料，有隨時隨地取給之便，故數十年來合作無間，得收相因以成之效。抗戰軍興，棉商艱苦倍昔，在政府督導之下，從淪陷區搶購棉花運至後方，卒使軍民衣被無或匱乏，勝

利後內戰再起，蘇豫鄂陝魯等省，主要產區，破壞尤甚，即以隴海西段而論，我棉商在該線犧牲重大，實難數計。政府未加獎助，轉以大量國家資本加入競爭，殊使棉業人員爲之心灰氣短。（下略）』

△中央合作金庫▽

中央合作金庫，是二陳經營有素，精心結構的機構，其作用並不次於農行。

民二十四年軍委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頒布「各省合作金庫組織通則」，並通令豫鄂皖贛成立省合作金庫，於是四川、江西首先成立。當時農本局從事輔導工作，戰爭以後，中農交通各省行，均紛紛設合作金庫。抗戰期間，CC在社會部爭取合作事業管理局，由壽勉成出任局長，藉此控制各省合作處，轉而控制合作金庫。壽字松園，浙江諸暨人，一九〇一年生，華盛頓大學碩士，曾任中政校經濟系主任兼合作學院院長。在他經營下，政校門生，以及社會部合作人員訓練班門生，遍佈全國。截至勝利爲止，成立了四川、浙江、江西、福建、廣西、雲南、甘肅、重慶等八個合作金庫，縣市爲四六六庫。

中央合作金庫的擬議甚早，三十年四月卽已提出，但因各方逐鹿，遲遲未能成立。終爲壽所得，在三十二年由蔣核定常務理事陳果夫，谷正綱，趙隸華，壽勉成等，理事王世穎，錢天鶴，侯厚培，駱美英，李淑明等二十二人，樓桐蔭，陳布雷，張厲生，吳任滄爲監事，三十五年國庫准撥一百億爲基金。十月間收足政府股本三千萬，中中交農四行共二千萬，另金融建設專款先領到二十億，於十一月一日成立。同時蔣又批准所謂合作五年計劃，將成立一六六六各級合作金庫，其中四二一省市分庫，一百支庫，一五二五縣市合作金庫。並有單位合作社三五

○，六五一，合作聯合社五二七一個。

合作金庫的發展是神速的。農行因爲有一個「農」字，做生意究有若干不便之處。合作金庫則可做「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無往而不是合作。例如上海合作金庫以鉅價把前線日報在四川路的房子挖來，開設信託部。到三月六日止，所收存款五十六億元。其業務爲生產品日用品之供銷，設供銷，運儲，保險，存放四科，該部經營食米，鹽，布，在緊縮信用聲中，中央合作金庫到處設分支庫，到三十六年六月爲止，計成立六分庫，八支庫，原已成立之省庫，要改組，以便更清一色，該庫的資金國庫增撥到的爲三十億，還嫌不夠，故又要求當局這樣給予支持：一、四聯轉知各行局，對該庫供給鉅額透支，二、各省合作貸款，均交該庫發放，三、該庫發五百億債券，由各行局分別承擔，四、該庫得以票據向國家銀行貼現再貼現，保險得向中信局再保險。這是打開資金來源。合作金庫的業務是無遠無屆，在東北搶購大豆，插了一腳，在上海潘公展出面還成立了文化信用合作社。

合作金庫於三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爲止，駱美中副總經理稱：全國已有分支機構三十餘個，遍佈中華北華南，最近正發展西南業務，成立渝蓉桂昆西安分支庫。該庫存款達二千餘億，「與國家銀行比較毫無愧色」。據稱該庫將由一百億基金增至五百億，財部可望核准。

合作金庫如此驕縱，予取予求，也不是沒有人眼紅。三十六年十月一日財政部便規定合作金庫應該交存款準備金，同時其存款須限爲合作社存款，不得另外招存。

△所謂農業金融網▽

爲什麼有了農行後，還要另設合作金庫呢？

這點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的外國專家，當然不懂，故曾建議立即合併這二個機構。但是馬上當局便聲稱：不行，中農爲中期性的貸款銀行，合作金庫爲短期性銀行，將來設土地銀行爲長期性貸款銀行。

這個謎，只有陳果夫氏可以解答：「合作金庫另立門戶，其所以不稱銀行，是要它與農行繼續發生關係，不可以距離太遠，在農業金融範圍內，農行爲點綫工作，合作金庫爲點面工作，彼此發生關係，我兼兩方面事情。」農行三十六年一月十八討論農業金融網，陳果夫說：「農業機構多元化已成爲將來之趨勢。中央合作金庫之所以稱金庫而不稱銀行；其目的無非便利將來可分可合，多元一元均得以適應。」

在所謂農業金融網之中，縣銀行亦在籌算之中，在座談會中，黃元彬云：縣銀行應由農行或合作金庫加入股本，並督導業務，使成爲農行合作金庫之子行。于永滋說：縣銀行應爲農行之子行，協助辦理不動產抵押。

縣銀行的設立問題，民廿三、四年依據第二次財政會議，決定稅款交公庫，爲此有設縣行之必要。陳果夫氏認爲縣銀行對於掌握地方甚爲重要：「縣銀行可使存在，但以開發本縣經濟爲主。」馬寅初氏，認爲這是CC掌握大選的政治機構，目前已設的縣銀行有四百九十八家，以川陝豫爲最多。

△外圍機構——中信局▽

CC的外圍金融機構還有中央信託局和交通銀行，郵匯局。

中央信託局廿三年成立，廿四年開始營業；資本一千萬，由中央銀行發足。主任籌備者爲

葉琢堂，首任董事長爲孔祥熙，局長爲張嘉璈，本爲張下野中國銀行以後的報償。後全入孔手，大小孔盤據中信局占抗戰期間的七年，局長爲好好先生鍾秉鋒。三十四年理事長爲俞鴻鈞，派劉攻芸爲局長，卅六年二月政學系CC聯合攻宋勝利以後，中信局遂爲分據，張嘉璈以央行總裁兼董事長，吳任滄由農行協理調長中信局。吳任滄乃廣東平遠人，生於一九〇三年，伊利諾大學商科卒業。曾任郵傳局副局長，中美日報社長。在李叔明赴美期間，曾代理農行，是黨性頗強的人物。

吳任滄接任後，在兩件事上頗見勞績：一是敵產的處理，經過他的手，逐漸成爲黨產。

一是配合農行，掌握了出口貿易。

在一二〇〇〇匯價時期，出口蝕本。中信局受命進行收購，收購桐油六千噸（比中植二千噸多）；收價爲六十五萬。茶葉收購五萬八千箱，祁紅一萬四千箱，每担七十二萬收進，餘爲平綠，四十八萬收進。至於豬鬃與腸衣，因爲國外市場不佳，就不大熱心。茶葉於三六年八月十五日調整外匯後，茶商恐慌異常。因爲此番茶葉漲價後，如中信局按原價付，再也買不回原數新茶，故要求按舊收價津貼百分之五十，或由茶商原價買回出口，或共同外銷，然後由官商均分利益。然而到了嘴的肥肉，沒有掉下的，政府概不答應。茶商轉而恐懼政府將三十五年陳茶低價推銷國外，則民間茶商無法競爭，就要求政府要壓連三十六年新茶一起買去，否則卅五年陳茶賣出來，由民間向外推銷，結果也無下文。然而因此中信局確已大賺一筆國幣。CC掌握出口物資，可謂已經達到，農行貸款產銷，押貨進來，中信局收購，賣出國外，利益之濃厚，不言可知。

廠產的轉手上，中信局頗有技巧。大者如齊魯，小者如低價出售公物。中國銀行經營的青島仁本紗廠具狀上海法院，控告吳任滄。原來仁本在戰前有一六〇〇三透平發電機，共卅九箱，廿九年運抵上海藍烟囪碼頭，太平洋戰爭後被日寇所奪。勝利後六大箱猶在，爲敵產局接收，正在聲請發還，忽由該局交海關拍賣，以法幣一百七十六萬八千元標售與五福記，其實價值爲百餘億，因此控告中信局敵產清理處長吳任滄利用職權低價標賣公物。

卅六年九月廿六日更揭露了一件內幕新聞：中信局會舉辦土地建築貸款，貸款各戶如下：鄒趙淑嘉核准及實支一億二千萬元，李慶慶一億八千萬，傅學文一億元，盧郁文七千萬，董季齡二億元，黎劍虹二億元，谷正鼎二億元，丁安世二億元（實支一億九千萬元），楊莘臣二億元（實支一億八千萬元），鄧通和二億元（實支一億七千萬元），谷正綱一億九千萬，何健一億元，高潤之四千萬，李肖亭一億一千萬，王三一億，韓文煥二億（實支一億六千萬元），聞亦有二億（實支一億八千萬元），晏瑞琳一億九千萬（實支一億五千二百萬元），余井塘二億（實支一億六千萬元），陳琮二萬（實支一億四千萬元），丁嗣貢四千萬（實支三千二百萬元），焦易堂六千萬，張婉如一億五千萬（實支一億三千五百萬元），龔霽光一億（實支八千萬元）。以下諸人均以手續未辦妥，尙未付款：于錫來核准九千五百萬，李璜核准一億二千五百萬，杜心如核准一億，汪孝熙核准一億，田定庵核准二億，張海平核准一億，陳其采核准一億五千萬，區伯雄核准一億五千萬，梁穎文核准一億五千萬，浦馨鳳核准一億五千萬，何浩若核准一億五千萬，合計共核准五十一億二千萬元，共實支三十三億五千三百萬元。

這裏面 CC 份子，所占的比例最多，如谷正鼎，谷正綱，余井塘，陳其采，黎劍虹（梁寒

（據夫人）都很有錢，這筆貸款等於白白低利送給他們轉放高利貸一樣。上海亦有同樣二十五億貸款，仍存在中信局從事股票套利。

交通銀行

交通銀行，於民元前五年設立，本為政學系錢新之的囊中物，民三十一年錢因為要對抗老孔的吞併運動，引盟友CC對抗，錢居董事長，趙棟華任總經理。趙一插足，即引董豪正，侯厚培，孫籟三等入交行。陳果夫三十三年起又任董事。交通行銀下層CC勢力不小，上層仍為錢所控制。故交通與中信局為CC政學系同床異夢的二張床。趙棟華為一深沉人物。他的組織力頗強，他通過了黨和金融界關係，在全國銀聯會席上，與江浙財團抗衡，一度當選為理事長，與李銘開了一次玩笑，然後謙辭，由李任理事長，趙任常務理事。同時利用交通放工資，結納工業界，任中法大藥房董事長，中法油脂化學製造公司常董。

趙在交通雄心勃勃，同時更有由交通脫穎而出，成立比交通更大規模的工業金融機構之意。因此，他策動中國工業協會，於三十六年三月三十日通過議案：「向政府建議設立金融復興銀行，對於必須扶植之工業，予以長期貸款，并向國外訂購機器原料，分配各工廠，以奠工業基礎。資金則向美國或他國專案借貸。」趙棟華氏七月七日發表談話說：「我國應由政府劃撥資金，並吸收國外及民間投資，創立復興金融公司，其利不二：一、供給長期產業資金，二、接收代保國外投資，如民生，永利公司向國外借款，苦於缺乏保證人。」據說還有三項任務：「一、向國外代訂生產器材并作信用擔保人，二、代付廠商外匯價款，三、發行產業債券。此公司所需資金除資本外，得以債券及其他保證向國外押借，并由政府作其全面擔保，以增強在

國外信用。」這是一個工業托辣斯的圖案。

△郵匯局▽

郵匯局成立於民國十九年，專辦儲金匯兌。該局自三十年前後，即由徐繼莊任局長，徐氏曾受交通部長曾養甫（CC）一再包庇，數次貪污案爲參政會攻擊，均未發作，兼以徐青甫家庭關係而爲CC外圍。此局規模稍小，資本以郵政擔保，在四行兩局添列末座。勝利以後，該局滙行經理爲沈鏡，任內貪污巨款，捏造帳戶，放出無頭放款近千億，（此數與當時生產貸款數字相近。）其中有放給遠洋貿易公司者，有押匯，此次據說是有蔣的手令而後徹查的。

此外，爲CC掌握的省銀行，有兩個，一是江蘇農民銀行，一是浙江省銀行。

浙江省銀行，本名浙江地方銀行，成立已三十餘年，與浙實商股劃分後，稱爲浙江地方銀行，純爲官行，去年改稱省行，三十六年一月由省府財政部及省參議會合選董監，計選出徐桴，童蒙正，許紹楙等，以徐桴爲董事長。三十六年四月又發表童蒙正爲總經理。童爲浙江龍游人，曾任交通銀行儲蓄部經理，爲CC經濟學者。浙省銀行已有分支機構一〇三處。童氏走馬上任之初，對湖縣，姚棉，處州木料，金華火腿，紹酒，沿海漁業，甚感興趣。這個浙江省銀行會發起過省銀行聯合會，童蒙正儼然成爲召集人。

△私營機構——中國通商▽

以上都是CC控制的官營銀行，由官到私，需要一段時間，自然這樣以後基礎才會鞏固，萬一政權倒了，猶不失爲銀行家。在這方面CC遠不如政學系基礎深厚。CC所控制的計有半官半私的中國通商銀行，私人的中國工礦銀行，上海大中銀行以及春茂錢莊。

中國通商銀行成立甚早（一八九七），爲中國第一家銀行，本爲盛宣懷所辦，配合招商局與漢冶萍，股本實收三百五十萬兩。民二十一年資本改爲七百萬元，二十四年因造成擠兌風潮，爲政府接辦，加入官股，由杜月笙任董事長，原資按一，五折計算，爲五十二萬五千元，作爲商股，政府加官股三百四十七萬五千元。該行共有分行十六處，側重東南。行員約三七百七人。

通商董事長爲杜月笙，兼總經理。渠兼任董事長的銀行計有：浦東銀行，中匯銀行。而杜氏年邁，掌握實權者爲協理駱清華。駱氏浙江諸暨人，畢業於浙江法政學校，年四十五歲。開始任上海綢業銀行儲蓄部副經理。民十六年CC策動商運，駱氏手創商社，勝利後憑藉黨的力量任上海市商會監事，商報發行人，全國商聯一度競選主席不成，轉任常務理事。

杜與CC的合作已久，駱一面爲杜之徒弟，一面爲CC大將。實則今日之中國通商，早已成爲駱協理的政治資本。杜手下若干人對之雖不滿，亦無可奈何。

礦工、太中、成大、春茂

中國工礦銀行，成立於三十一年，由總理實業計劃委員會和工礦業人士組成，集資法幣一千萬元。三十四年十一月增資爲六千萬元。於西南遍設分支行，勝利後總行遷滬，分行有漢、昆、渝、青、厦、長沙、自貢、寶雞等處。

工礦是由政治力量與華僑譚贊，鹽業陳鏡光，何策襄，金融業陳敦甫，霍溫橋合作，故由雷震（前CC要角，浙長興人）任駐行常董，以魯自誠（中國工礦公司經理）黃天任，尹致中等任董事，龔明劍任監察。總經理爲霍溫橋，山東曲阜人，四十四歲，翟氏曾任職於亞西實業

銀行。目前爲止，工礦還是一個小銀行，資本小，（三十五年增資一億四千萬）人少（二七五人），分支行少（十一處）。但此行之所以能站得穩，而且有發展，顯然是政治勢力扶掖之果。

與CC有關的，尙有上海大中，與香港成大，大中爲民八創立，股東多爲川人，總行設北京，原資一百萬，十八年增爲二百六十萬元，二十三年總處遷滬。負責人爲川籍老官僚，如孫仲山，王乃孫，儘爲北洋人物。分支行爲徐州，北平、天津、及哈爾濱、大連、瀋陽（早已撤出）。此行傳爲CC收買。成大銀號，資本二千萬，成立於民三十年，爲川幫小銀號。李組紳，張裕良分任董事長經理，亦爲冒險家之樂園。此銀號傳與CC有關。因投機失敗，現已倒閉。成大銀行於三十六年春間在香港成立，資本額聞僅港幣三十餘萬元，其中化在頂費及裝修門面上的即達二十多萬元，流動資金僅十萬元。董事長爲好好先生許世英，副董事長是吃黨飯的李大超，總經理爲CC份子林嘯谷。資力薄弱，惟黨性甚強，連開幕廣告也不願在非黨報上刊登。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各報發出一個消息：「春茂錢莊前董事長劉希文因病辭職，二十日舉行董監會，改推陳勤士爲董事長」。春茂爲南市小錢莊，抗戰期間停業，勝利以後復業，爲劉希文所得。劉即正和，巴川總經理，是彭秉澄冒險集團之一員。此次因爲遠洋公司倒閉，正和巴川均已坍下來，春茂自不例外，於是將春茂盤與陳勤士。該莊資本三十五年七月爲一億元，全莊約七十人，只有上海一處。陳勤士不願當老太爺，年已七七，猶經營典當銀錢，真是君子不忘其本。

△七分之中有其五▽

綜觀 C C 的金融機構，我們可知現在 C C 方在努力官營銀行的掌握，私人銀行還沒有佔顯著地位，即是說羽毛未豐，無鉅資可以自己經營。在國家行局的四行兩局一庫中，獨佔者一行一庫，分潤者一行二局。七分之中有其五，其實力的膨脹，速率驚人。C C 的發跡不過是最近十年內的事，而其插足金融界始於抗戰期間，歷史尤其短淺，然而在不到十年之內，國家各行局居然七分天下有其五，所沒有打進去的祇有中央中國兩銀行，中央銀行事實上已變成 C C 的製鈔所，間接亦在 C C 支配之下，祇有中國銀行還緊緊握在 T V 宋手中，尙未爲 C C 所插足，C C 發展之速與狠，實在不能不令我們吃驚！

二 陳的實業與戰術

△三商一體的商社▽

C C 的工商業的發展，完全是抗戰勝利以後的事情。其發展則是由商運，工協運動，再進而控制工商業。

C C 在商業界的發展，起源於商社。賂清華好大喜功，C C 加以籠絡，於是自十六年起，即做商運。商社的組成，則在民二十年。賂清華有一次自述：「本社誕生於一二八前夕，迄今十六年歷史。十九年秋，在五馬路復興園一呼而集者，各業領袖二百餘人，當日情緒激昂，一致議定由各業中堅份子，共同組設本社，如各業之業餘團體，亦即爲市商會之外圍機構。」商社老人棉布公會秘書長葉笑山氏寫的商社史略稱：「民二十年，棉布業陳松源，柯幹臣二君歷訪糖業鄭澤南，海味業葛維庭，呢絨業葛傑臣，新藥業屠開徵，造紙業金潤庠，綢緞業王延松

，駱清華，以合組機構，藉資團結爲體……越年乃延鄭澄清爲總幹事。二十二年春更名爲上海商社，選王延松爲社長，駱清華，張佩珍，何五良爲委員。杜月笙爲名譽委員長，……三十四年十月，駱清華奉中央組織部之命，任爲上海商運指導專員，由渝返滬，三十五年四月舉行復員後第一次大會，選駱清華，王延松，金潤庠，葛傑臣，許曉初，李文杰，屠開徵爲常務理事，駱清華並選爲理事長。」

商社造成了CC一大政治資本，卽所謂三商一體：商報，商會，商社。商社份子之一潘士浩曾有一段介紹：「它的實質，似乎在領導工商業革新運動，而控制了市商會的情緒。尤其是去年夏天市商會復員，改選理監事，商社提名推選，全部照辦，它的魄力和氣魄，真是不可逼視。」這一段全是實話，在市商會開會之前，商社擬全部操縱市商會，並推駱爲主席。前主席王曉籟的秘書長嚴謬聲被收買，當日陳立夫谷正綱二巨頭親來監選，以壯聲威。但是上海商人黨性強的甚少，商社遭受不合作的消極抗議，於於掌握了理監會，打下王曉籟後，駱就常理，潘士浩爲秘書長，理事長一席仍讓於唯唯否否的徐寄庠。同樣的手法，施行於全國商聯會，又遭圍的抵抗，駱慘敗，壽景偉得任全國商聯會的秘書長。

其後有工商業領袖的晉京請願，呼籲經濟危機，又有經濟計劃研究委員會的推動，影響了經濟改革方案的形成。老實說，都是商社在裏邊策動的，更是商社的代表在那兒領導的。自從商報復刊，顯然成了它的機關報。歷任政府大員如宋子文，貝祖詒，孔祥熙之流，對於商報都是頭痛。這也可以說明商社如何爲工商界向政府費心血賣力氣了。「這是潘士浩的自吹，潘正因商社而得任棉布公會理事長，而且得任市商會秘書長，儼然一領袖。」

三十五年八月上海工商界請願，是CC對宋子文的總攻擊。七月陸路清華，壽景偉，潘士浩組「工商經濟計劃委員會」，草擬「經濟危機及其對策」，然後發動了市商會四十四個同業公會擁護，於是組請願團赴京，當時工業界工協代表、有陶桂林，田和卿等，商會有潘士浩，葛傑臣，楊管北（杜月笙門生，CC外圍），金潤庠，此外有各公會代表，共四十四人。其要求爲撤消四聯（讓各行獨立），組復與金融公司等，由壽景偉，金潤庠，葛傑臣爲總代表，分訪各部，給宋子文一個難看。

在這種運動中CC一方面完成政治上倒宋的目的，一方面得到宋的讓步，獲得若干既得利益。（商報因此得宋投資二億，由徐拍爾負責洽商）。同時藉此擴大了CC的組織與成員。

△絲織品產銷公司▽

絲織品產銷方面，三十五年十一月在陸路清華策動之下，壓迫央行宋系的林鳳苞加以協助，組織上海絲織產銷聯營公司，由駱任主任，蔡斯濤任副主任，三十六年一月招股五億，同業每台股認認一股，其上爲絲織輸出協導委會，由中央、中國、交通、中信、中蠶五機構組成，該公司若有盈餘，按股均分，若有虧本，由政府負擔。由中信局供給原料，中交二行供給工廠，中蠶發料監督，該公司發由各廠代織，彙齊外銷，所得外匯交與中交中信。現開工機數二千餘台，第一期三個月，生產八萬四千疋，至三十六年四月已生產四萬疋。產品爲縐織，縐縐，喬奇紗。

△壽景偉與中茶，進出口公會▽

壽景偉是CC另一商業要角，壽字毅成，乃壽勉成之兄（一八九二年生），浙江諸賢人，

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他在抗戰開始時，投入孔門，任國營中茶公司總經理，時賂清華爲其秘書長。後來因貪污案發，匆匆逃出國外，居然又任爲國際勞工會議中國代表。抗戰勝利以後，乃圖東山再起，求助於老弟賂清華，他的進展很快，三十六年三月還以福建茶葉代表名義，爲人包攬請願事業，並多方協助CC的商聯商運，以自壯聲勢。皇天不負苦心人，壽終于組成中國茶葉聯營公司，推吳任滄爲董事長，由壽任總經理，鄧以誠，陳公謙爲協理，於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創立。該公司營業，以三十年爲限，股本共二十億，內中信三億，台灣銀行二億，其餘由浙、皖、台、閩、鄂、湘、滇、滬茶商集之。該公司業務爲：（一）改良茶產，在台灣、祁門、平水設廠，各埠設複製廠，（二）推廣，籌設紐約，北非、舊金山、倫敦分銷機構。（三）調節金融，要「利用茶貸」，「吸引外資」，壽景偉聞已收買上海有名茶莊「汪怡泰」，頂下其房地產廠房，如果此訊屬實，這茶葉托辣斯將由大言而見諸實際。

壽景偉的活動不止於此，由於其久歷仕途，中國非官莫辦的情形下，團體飯非由他們吃不可。壽在市商會屢屢發起「進出口貿易聯鎖制」座談會，然後再將此意見，糞入陳立夫的經濟改革方案，商人知道民間無力，樂於利用黨的力量壓迫當軸派系。於此，壽逐漸以圓滑笑面虎的姿態，贏得工商界好感。同時CC份子，如人人企業公司張耀章等等，羣起擁護，壽便進而爭取進出口公會。進出口公會本爲商人張煥章任理事長，他窮於應付，會拉吳開先系人任秘書長，但因加入公會的會員由二百多增至五百多，已無法控制，於三十六年九月四日改選後的進出口公會理監聯席會，推出壽景偉爲理事長，賂清華亦任常務監事。

全國商聯會九月十五日召開對外貿易會議，會期四日，此會完全在壽的策動下，作爲他是

高聲望，對政府討價還價之工具。會前陳立夫在商報發表「談對外貿易會議」的文字，此次C認爲壽不够忠實，拉許多人演講充場面，向政學系妥協，稍有小齟齬。

CC之商業機構尙有吳開先所控制的糖業公會等，由社會局領導，潛力甚大。

抗戰期間，CC傳說有如下商工機構：華達貿易行，華華綢緞公司，棉花運輸公司，大華企業公司，大華航空公司，大公鐵廠，中國工礦公司（與工礦銀行聯繫）大中華煤氣運輸公司，中國汽車製造公司等。勝利後，則有太平興業公司，建華公司。太平興業公司由陳其采出面，建華則以二百二十條金子頂到手。建新實業公司傳亦爲其據點。三十六年九月在陳其采，陳勤士，沈伯羣策動之下，又組織一個「全浙絲織物產銷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八億，總公司設上海，在杭、嘉、湖設立分公司，董事長爲陳其采，陳勤士等任常董，張繼之任總經理，紐守章任副總經理。

此外在航運方面，CC通過杜月笙的關係，以楊管北爲理事長，以李雲良爲秘書長，控制了航運公會。大達大通聯營處，以李雲良爲經理，航運方面之配合，CC政治上如響斯應，自不必說。

中蠶與工協

CC的工業發展，可分三方面：一是國營企業，一是民營企業，一是蠶營企業。

國營事業，主要的是中國蠶絲公司，把華中、華東一帶的廠爲蠶絲廠全部接收，形成一個托辣斯。這個公司由葛敬中任總經理。葛敬中江蘇嘉定人會留法學園藝，歷任浙江蠶種育種場，雲南工業新村公司負責人。蠶絲公司，由總濟，農林兩部組織，三五年一月設立，資本五億元

，有長安，杭州，嘉興三莖苗，京滬莖園，繅絲廠有蘇錫一處，員工一千四百多人。有上海青島綢廠，有嘉興絹紡廠，紗錠五千餘。

此外在臺灣及東北資源委員會，CC均已滲入，而且掌握了若干工廠。

民營方面，CC亦是由組織到投資。重慶有一個工業組織——中國工業協會。此會由吳蔭初任理事長，到上海後組織分會，吳蔭初之內戚田和卿，此人本在上海，傳於二統有關，但尤樂於CC接近。因此，田氏得任上海分會的總幹事，兼任化工公會代理理事長，調味品工業公會常務理事。其本業為天廚味精廠經理。吳蔭初受田影響已漸成傀儡，理事陶桂林，其覆記營造廠，受陳果夫關照，會包攬國民大會堂工程，和重慶國民政府工程，對果老亦不勝尊崇，吳莖梅性甚豪爽，但是其鉛筆廠，亦以潘公展為董事長，青島大中公司尹致中，與中國工礦銀行有關連，與CC聯繫。正因此CC常運用工協，如三十五年工商請願，工協追隨市商會，請願團下榻陶桂林寓所。三十六年五月間反對二期拒額由工協吳蔭初領頭，向央行請願，打擊張嘉璈，並破壞美金公債。經濟改革方案醞釀期間，不斷召開座談會，為之敲邊鼓。

CC掌握了交通中信，正在自培工業基礎，如中法油脂化學廠由吳任滄任董事長，我們相信不久以後，CC系之大小工廠即將大量出現。陳果夫帳房之陸子冬，現已掌握了大生紗廠，大生因為地處蘇北，洪蘭友以揚州同鄉之便，得任為董事長，於是趙綠華，陸子冬俱任為董事，李雲良為監察。第一廠在南通，第三廠在海門。又閩北水電公司，亦為陸子冬任總經理，並有李叔明任董事。陸氏曾任江蘇省銀行總經理，亦為CC大將。

齊魯公司與黨營事業

最駭人聽聞的却是CC的實業事業，尤其是齊魯公司。

齊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是三十六年六月組成的。籌備主任會養甫，以養病名義光臨青島，於是這公司神速發展，這公司共轄青島濟南濟寧三區，青島首接收敵人的青島啤酒廠（仍用原名），太陽膠皮工廠（改名青島橡膠廠）東亞麵粉一、二、三廠（改齊魯公司麵粉部），青島硝子工廠（改名青島玻璃廠）。在濟南則接管一個製粉廠，一個製冰廠，濟寧接收一麵粉廠，聲勢極蓬勃。

這個公司的出品「嶗山泉水」所製的青島啤酒，於九月便光臨上海，與怡和啤酒並駕齊驅的而且即在上海報端看到齊魯二個啓事，一稱「本公司價購青島橡膠工業株式會社，生產主要出品如下：甲、車胎、計有卡車輪胎、轎車輪胎、自行車胎、人力車三輪車胎。乙、工業橡膠，計有各種三角帶，橡皮管、紅白橡皮板。丙、膠鞋：文明，中山學士，自由等套鞋，長統靴各種鞋類，」並且立即招請經銷，並徵求新的橡膠商標，廢棄BS (Bridge Stone)

這個齊魯公司，在CC的商報上，說會是宋系大將，故加以揭露，其實錯了。會養甫是廣東平遠人，生於一八九二年，北洋大學出身，留美學礦冶，與陳立夫同學，曾任粵浙建設廳長，滇緬路督辦，交通部長，現任中央政治委員。會氏在交通部任內，曾任宋系份子魏學遂爲公路總局長，大做戲法，賺錢作政治資本，任徐恩曾（中統）爲交次，掩護特工，可謂爲CC一大將。一度爲納爾遜遙賞識，幾任戰時生產局長，終爲政學系搶去。他任齊魯總經理，自是CC重視此事之表現。

不久，陳果夫氏（約在九月）也會飛青島，親爲佈置，據說陳爲董事長。

這個謎一樣的公司，終於爲「觀察」讀者投書揭開其內幕：

章幸之八月九日自青島投書說：「最近青島帝僑產業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此外還有麵粉廠，玻璃廠全部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齊魯企業公司，渠等接管以後，即將原有工作人員大量遣散。」（觀察三卷二期）。

齊魯公司怎樣價購上述數廠呢？又有許敬昌氏揭發：「齊魯公司價購橡膠廠，玻璃廠，應付帝僑產業管理局二百億，齊魯公司向四聯總處借了三百六十億，付價款二百億外，還剩一百六十億。」這是不花本錢的買賣，齊魯資產本低估，祇消一批出貨，卽可以償付全部貸款。無怪乎有人嘆：「一黨固肥，國家瘦矣。」

不但如此，「天津亦有四個大廠——卽東亞麵粉，東亞煙草，中華火柴，和協和印刷四廠也被國民黨組織的恒大公司接收了，其中協和早經行政院撥給天津工商輔導處，現在也被強奪而去。聽說廣州瀋陽成都等處，都有同樣組織，一共有四十多個單位；從事「化國家財富變爲一黨私產」的工作。」（觀察三卷三期楊伯常九月三日天津投書）

爲什麼陳果夫碌碌奔走？原來黨的財務委員長是他。而這方面經營成績很好，黨團結一之際，黨竟因有經濟基礎而獲勝：「勝利以後，更集全力於黨營事業經濟基礎之奠定，目前除自給自足外，尙綽有餘裕。團要黨的經濟以茁壯了。」（新聞天地廿六年十月份黨團結一經濟的經濟事業之寬廣，遠出我們意料之外。上海金融市場中央常差出頭寸與農行。這便是說農行是黨的金庫，央行藉各種費用名義，一劃便是二千三千億頭寸與農行。同時中信局負責處理前

產，又便利了CC的左手轉右手的工作。

齊魯公司之所以喧騰報章，事機不密完全由於工潮。齊魯橡膠廠，工人工作時間原為每日八小時半，資方改定為十小時半，加二小時。名義是總動員製軍鞋，工人反對，於是八月十二日起罷工，一月來損失約四十億元。李市長仲裁為九小時半，但工會仍不理，只做八小時半九月十三日廠房不願工人進廠，因此完全停工，其他各廠都同情工人。青島總工會理事長痛陳廠方壓迫工人。發動青市七萬工人募捐支持千餘橡膠工人。原來CC管待工人比高僞還苛刻。青島的資產逐鹿是很丟人的，如水產公司，孔祥熙何廉的益中公司都分潤，而水產公司竟得到了蔚華北水產組合資材。

△獨佔文化新聞事業▽

文化事業方面，因為CC多是文人出身，掌握尤緊。正中書局（葉溯中）、中國文化服務社，獨立出版社（劉百閱），大東書局（陶百川），中華書局（通過李叔明），廣播電影方面有中央廣播電台，及組織中的「農教電影公司」（藉此以二十對一官價弄到二十萬美金），中國廣播公司，均由陳果夫出面。

CC對報紙的控制最為嚴密，計有新聞報（程滄波），申報（潘公展），商報（駱清華），立報（陸京士），東南日報（胡繼中），新夜報（潘公展），中央日報（馮有真）。小報有東方日報等等。其中中新最為有趣，據說程滄波（社長）詹文滄（總經理，由中宣部滬特派員起家），趙敏恒（總編輯，中統有關）三人月入各一千四百五百元，其中詹稍多，有時二千多億，程要弄掉他，詹便向「果夫先生」哭訴，於終又穩。上海已成此輩獨步之天下。

中新兩報，表面上要做得好似非黨報，故仍以商辦報紙姿態出現。而其惡劣有時較黨報有過之而無及。CC對申、新兩報掌握極緊，不僅因為這是中國資格最老的兩家報紙。而且因其牌子老，銷路廣，每月可大賺其錢，CC掌握兩報，可謂『名利雙收』。但其他報紙則無一不虧本。商報表面上代表上海工商界說話，其實則完全代表CC在經濟界的利益。除CC直接掌握之報紙外，由它間接所控制者如南京之大剛報，北平之世界日報，以及各地之黨報，那亂舉不勝舉了！

總之，CC在文化新聞事業上的操縱，是遠非孔宋或政學系所可望其項背的了。

△歷程與戰術▽

CC官僚資本，是最後進的。但在目前正是它蓬蓬勃勃加速發展的時期。

在戰前CC可說並無若干經濟基礎，是萌芽時代。

抗戰前期，CC在經濟上無能為力，那正是孔祥熙炙手可熱之時。故CC的劉振東、壽景偉、壽勉成，都投靠孔門，才得搞鴉烟專賣，茶葉，合作事業的。結果多以貪污而下場。抗戰初期氣候利團結，不適CC之發展。

抗戰後期，孔的腐敗顯露，打擊孔的人漸多，因此CC漸有野心，屢次聯合政學系和宋子文攻孔。結果在抗戰後期分到了農民銀行，和合作金庫，有一個立足點。這是CC官僚資本初奠基礎的時期。

勝利以後，CC重返其江浙根據地，有了羣衆基礎。但是宋子文只不過叫他分噲中鱸，內心之憤懣可知，在台灣東北及資委會政學系又閉門不納。因此CC反宋比誰都積極，利用程

滄波監察使地位，揭發糧貸案倒，利用工協、商會、商聯，組織反宋大請願。這是CC欲擴張而未果的時期。原因在政協與和談的空氣，對它也不大有利。

民三十六年爲CC交紅運的時期。政治上目前正在向右轉，CC黨性最強，執行最積極。同時宋子文因黃金風潮，CC猛攻孔宋，使宋落荒而逃，孔也不敢出頭，CC與政學系聯盟。此役勝利以後，CC分得了中信局，也獲得了農行向央行大量透支的權利。但是CC希望並不祇此，陳立夫有意當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並掌握資委會。政學系的翁文灝便說有政治勢力要打進來，一方面資委會獨立，直隸行政院，一方面是將空的經濟部送給李璜。但自宋垮台張上台以後，CC的發展，沒有金剛鑽，一切方便多矣。自此以後，陳果夫陳立夫來上海，金融界往往茶會歡迎，聲勢赫赫。然聲勢雖壯，而既得利益不多，CC尚不以此爲滿足。

於是有四月之役，盛傳CC運用農行合庫資金，由證交經紀人楊德宗等，神出鬼沒的做多頭，在紗、油、米市均加鼓動，以造成物價漲風。廣幫看風向是「多」，也押多，雙方合作，股市青雲直上，物價奔騰。政學系大呼乖乖，只好妥協。

妥協的基點，在經濟改革方案。經改方案，其要點：一、重視土地金融，發行土地債券，或交農行或另創銀行，爲農行多元化之一據點。設立縣銀行，每縣一個，共二千餘，投資則由央行，協助則由農行，以上均爲農業金融網的兩個眼。二、放生產貸款；主要的是農貸，輸出品貨款，工貨又是農行，中信局、交通的生意，這是叫央行成爲CC的發鈔庫。三、設立投資公司，卽復興金融公司。

這個方案原爲上海商社所提，後來由陳立夫加些花草，以農立國一套，向三中全會提出

，並成立了中央經濟政策委員會，與張羣接收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對抗。原方案，加設復興與金融公司，實行進出口聯鎖，撤銷四聯，多放農貨，均是很肯定的。

張羣對此只好妥洽，接收了這個方案，把陳立夫聘爲全經會副委員長，來討論這個方案。審查時大小數十次舌辯，文字修正甚多，CC又使出殺手鐮：通過不通過？在八月初終於通過這個並非張羣所擬，但被稱爲張羣方案的經濟改革方案，文字小有修改，內容略緩和，但是大體如前，不折不扣。這等於三中全會原案爲CC開出帳單，政院修正案無異由張羣開出了一張支票，答應給若干款項。

CC爲了要將支票兌現，逼迫訂「實施細則」，政學系拖，CC又使出一手，卽是三十六年九月間南京都在證券市場的風波，有人傳純爲農行資金一千億，在證券運用數日，所引起的多頭漲風，亦有人稱爲CC小施手段，逼迫對方。

政學系與CC是既合作又敵對。例如魏德邁來華，中央日報攻擊孔宋楊子公司之役，卽是雙方合作藉以清除孔宋勢力，供大家發展，那次以後，宋已捐了一千八百億中國建設銀公司的股票（包括淮南路鹽，漢口經濟水電，揚子電氣），給黨的財委會，無異向陳果夫送禮。但政學系對CC也常不容氣，如經改方案通過，大公報故意攻擊張羣方案不妥，發動大學教授來批評，這是指桑罵槐，對CC不容情。

但是三十六年春以來，CC的發展還是驚人的。尤其是黨的事業這一潛流，這將使黨部更鞏固的掌握在CC手裏，而其資本的膨脹更速。

CC黨性極強，亦正因此其經濟亦不外乎政治，民間工業以政治方式去籠絡，官營工業以

黨部去價購。要與對方競爭，就運用政治力量。CC的資本是從反孔、反宋、暗鬥政學系，反對官僚資本等發展出來。每一次政治上的鬥爭，終獲若干實利。

如果是政局仍然維持目前的趨向，CC勢必代替各系而迅速成爲最大的官僚資本。自然這種資本並不利於民間工商業，因爲它黨性强，即排他性强。CC豪門資本不要說與人民不相兩立，即與民族資產階級亦是勢不兩立的。但CC與蔣介石是一家子，CC可說是蔣介石最得寵的嫡親兒女，有了蔣介石，便有CC，蔣介石的政權一天存在，CC豪門資本是一天不會垮台的。

(全文完)

57

07/11

SKBC
IG
827.7
09